

# 赛珍珠与亚洲

郭英剑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赛珍珠的文学创作大多以中国为题材或者与中国有关,中美两国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然而,赛珍珠还有诸多反映亚洲或者与亚洲有关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等,都很有文学价值,却还没有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重视。全面论述赛珍珠与亚洲的关系,可以重点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赛珍珠到过哪些国家特别是到过哪些亚洲国家?赛珍珠书写过哪些反映亚洲国家或者以此为题材的作品,赛珍珠是如何看待亚洲的,在当下,研究赛珍珠与亚洲关系的价值与意义何在等,借此希望引起学术界对于赛珍珠与亚洲关系及其创作的重视,并由此推动赛珍珠研究更上一层楼。

**关键词:** 赛珍珠; 亚洲; 中国; 日本; 印度; 亚洲意识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6)05-0002-08

## 一、赛珍珠与亚洲： 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

我们都知道,赛珍珠的文学创作大多以中国为题材或者与中国有关,中美两国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特别是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众多的论著对此既有史实性描述,更有深刻而有见地的观点与认识。应该说,这构成了赛珍珠创作以及赛珍珠研究的中流砥柱。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赛珍珠还有诸多反映亚洲或者与亚洲有关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等,这些作品同样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赛珍珠贯穿一生的文学创作中,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这些,却还没有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重视,对他们的研究,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还属于一块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

赛珍珠有一部自传闻名遐迩,英文书名为 *My Several Worlds: A Personal Record*,直译就是《我的几个世界:个人回忆录》。在1991年的首度中文译本中,该书名被翻译为《我的中国世界——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自传》。该书由6位译者合作完成。根据我的了解,把这本书的书

名从赛珍珠的“几个世界”,缩小到了她的“中国世界”,实在与译者无关。因为,该书的主译尚营林教授在谈到这个书名时曾跟我说过,这是因为责任编辑的建议,说如果不把它改为与中国有关系的书名,那就很难有市场。当时,正是精神产品开始被物质洪流大肆侵袭的开端。编辑的建议似在情理之中。于是,翻译家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译本可以顺利出版。这一点无可厚非。

然而,这个译名,在我看来,颇富象征意义。因为,从此之后,中国当代的赛珍珠研究,几乎完全按照赛珍珠的中国作品、赛珍珠与中国、赛珍珠与中国文化这一较为单一的关系研究在往前走,赛珍珠的“几个世界”似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一现象令人无奈,甚至让人感到这个译名就像符咒一样,一直紧箍着中国赛珍珠研究学者的大脑,致使大家无法走出赛珍珠与中国或者赛珍珠在中国的这个方圆之地。

如果说,1988年,漓江出版社率先出版赛珍珠《大地》(三部曲)开启了当代中国赛珍珠研究的大门,那么,迄今已经28年过去了。我以为,在走过了近30年的路程之后,中国学者在赛珍珠研究的道路上,应该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进入一个新的

收稿日期: 2016-08-30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项目(297216000021)

作者简介: 郭英剑,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从事英美文学、文学翻译与高等教育研究。

历史阶段,那就是:要努力突破我们当下研究中的窠臼,睁大双眼,看一看赛珍珠更为广阔的世界,也让我们张开双臂,就像赛珍珠那样,去拥抱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为此,在我今年倡导并主持召开的“赛珍珠与亚洲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要进行“赛珍珠与亚洲”研究的主张。这是当代赛珍珠研究中的一个新概念、新领域,也是重新认识赛珍珠的一个新视角。我相信通过对“赛珍珠与亚洲”的研究,能够推动中国的赛珍珠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本文中,我将以赛珍珠的自传——《我的几个世界》为文本,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看看赛珍珠是如何在该书中反映亚洲和亚洲相关国家的。亚洲,当然包括中国,但在这篇文章中,除非需要,我将有意忽略赛珍珠与中国的关系及其相关论述,也有意忽略赛珍珠与美国的关系及其相关论述,而将关注点主要放在赛珍珠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之上。我关注的问题主要有:赛珍珠到过哪些亚洲国家,赛珍珠书写过哪些反映亚洲国家或者以此为题材的作品,赛珍珠是如何看待亚洲国家的,等等,进而探讨在当今中国研究赛珍珠与亚洲关系的价值与意义。

## 二、赛珍珠到过亚洲哪些国家

在提出“赛珍珠到过亚洲哪些国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看,赛珍珠究竟到过世界上的哪些国家,换句话说,在赛珍珠的《我的几个世界》里,如果一个国家,代表着一个“世界”,那么,这里到底存在着“几个”世界,又主要指的是“哪几个”世界呢?

对于“赛珍珠到过哪些国家”这样的历史问题,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抑或是在赛珍珠的传记或者个人简历中,都较少涉及,即使谈到了也不全面,有些甚至未见有记录,而有记录者,也很不详细。但厘清这些史实,对于了解和研究赛珍珠,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我看来,我们或许可以从《我的几个世界》入手,来看看赛珍珠记忆中的世界游历经历。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几个世界》并非时间、地点、数据精确的一部传记,它只是有大致的时间与地点脉络。赛珍珠也曾在该传记中多次承认,她的传记写作对于时间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概念。她所记录的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框

架。但即便如此,也足以让我们看到赛珍珠的人生阅历了。

如果以《我的几个世界》为例,纵观赛珍珠的前半生(截止到1934年她离开中国为止),她的跨洋游历以及畅游欧亚各国,有所提及或者有记录者大致在十次以上:第一次,1892年,她刚出生不久,被父母带到中国来。第二次,1901年,当时她随父亲回国休探亲假,这是赛珍珠出生之后第一次返回美国。后返回中国(返回时间不详)。第三次,1910年,赛珍珠回美国上大学,与家人一起在游历了亚洲和欧洲之后抵达美国。第四次,1914年,赛珍珠大学毕业之后返回中国。第五次,1924年,赛珍珠回到美国攻读硕士学位。第六次,1925年,赛珍珠回到中国。第七次,1929年,赛珍珠回国安置女儿。第八次,1930年,赛珍珠返回中国。第九次,1932—1933年,赛珍珠游历欧洲。第十次,1934年,赛珍珠返回美国,从此再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这其中,有些是给赛珍珠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在自传中做了详细描述。

赛珍珠第一次真正游历世界,是在1910年回美国上大学那一年。根据赛珍珠在自传中的介绍,由于母亲身体经不起一个月的海上颠簸<sup>[1]86</sup>,她和家人从镇江离开之后,不是从上海出发,乘船渡过太平洋回国,而是先沿长江到汉口,然后乘火车到北平,再到哈尔滨,然后再乘坐火车经过欧洲。他们的第一站是俄国,第二站是波兰,接下来是:柏林、巴黎、英国,然后是瑞士,赛珍珠还在瑞士上了几个月的法语学校<sup>[1]94</sup>。之后,他们才乘坐赴美的轮船<sup>[1]95</sup>。这场长途旅行始于1910年夏天<sup>[1]78</sup>之后开始的欧洲之旅,于1910年9月结束<sup>①</sup>,最后到达美国<sup>[1]97</sup>。

20年之后,1932年,赛珍珠从北平回到南京,然后再返回美国度假一年<sup>[1]302</sup>。这是第二次给赛珍珠留下深刻印象的欧洲之旅。赛珍珠专门谈到自己的旅途,她到过伦敦,去寻找狄更斯的老古玩店<sup>[1]320</sup>,然后去了瑞典<sup>[1]321</sup>,到过荷兰的阿姆斯特丹<sup>[1]322</sup>,之后,又经比利时到了法国<sup>[1]321</sup>。

由此可见,赛珍珠到过的欧洲国家包括了俄国、波兰、德国、法国、英国、瑞典、荷兰、比利时等。但从这些经历以及赛珍珠的描述去看,大体上还属于一名旅游者的游历,虽然无疑增加了赛珍珠对世界的认识,丰富了个人的经验,拓宽了看待问

①《我的中国世界》中文译本此处有误,误将1910年写为“一九〇一年”。

题的视野,但恐难划入到赛珍珠所说的“几个世界”之中。换句话说,赛珍珠所说的“几个世界”,应该并不包括这些欧洲国家。

应该说,自从赛珍珠在襁褓之中被父母带到中国,就开启了她的亚洲世界。她说,“尽管我很偶然地生于美国,但我不是在美国,而是在亚洲长大成人”<sup>[1]3</sup>。赛珍珠进一步解释道,“在我三个月时,母亲康复了,我也就随她到了中国。此后,亚洲成了我的真实世界,而我的故土,却成了天堂般美丽的梦乡”<sup>[1]3</sup>。

从自传中可以了解到,赛珍珠对亚洲世界最初的了解,来自于她从小在中国生活时所认识的邻居与朋友。“我的现实世界是亚洲。更确切地说是中国”<sup>[1]4</sup>,而正是在中国,赛珍珠了解到了亚洲的其他国家和民族。她说,“我很早就知道了印度。因为我们的家庭医生和他……妻子都是印度人”<sup>[1]4</sup>。“家中这对印度夫妇,讲的故事都是有关印度的”<sup>[1]4</sup>。“我很早就知道了印度的不幸,知道了印度人民的愿望”<sup>[1]4</sup>。

对日本的了解,也是如此。在赛珍珠自小居住的地方,“住着一个日本女人和她的英国丈夫”<sup>[1]4</sup>。赛珍珠说,“我频繁地拜访他们,知道了很多日本的事情,到后来,我竟把日本看成了我的第三个国家”<sup>[1]4</sup>,赛珍珠接着说道,“我们的朋友中还有来自别国的亚洲人:菲律宾人、泰国人、印度尼西亚人、缅甸人、朝鲜人”<sup>[1]4</sup>。由此,“我头脑中老早就有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其他民族则如捧月众星”<sup>[1]4-5</sup>。她甚至说到,“我能想象出印度和爪哇,但想象不出意大利和法国,也很难想象出英国的样子”<sup>[1]5</sup>。赛珍珠提到过的亚洲国家还有蒙古<sup>[1]458</sup>。

当然,赛珍珠并非只是与这些来自亚洲国家的人比邻而居,而是曾经实际到过这些国家,并在那里真实地生活过。

首先,赛珍珠不仅到过日本,还有在那里长达8个月的生活经历。那是1927年,她主要居住在长崎县的云仙市(Unzen)<sup>①</sup>。在赛珍珠的自传中,她认为1927年的3月27日,是决定了其命运的一天<sup>[1]226</sup>,他们一家在国共内战中死里逃生。在从内地被美国战舰接到上海后不久,赛珍珠跟家人说,“咱们离开这儿吧!我们去日本。去长崎海滨的山里,我们可以在那儿租一座舒适的日式房

子”<sup>[1]242</sup>。于是,在教会负责人的帮助下,拿到了路费,乘坐“一艘拥挤的小轮船”<sup>[1]243</sup>,“漂洋过海,来到了九州岛的长崎”<sup>[1]243</sup>。

到了日本之后,赛珍珠在住了几天客栈之后,就搬到了“一座山上的一座日式小房子里”<sup>[1]243</sup>。赛珍珠说,“在这个淳朴的地方,我心灵的创伤愈合了。空气中弥漫着松脂的清香,寂静的森林带给我宁静的心绪”<sup>[1]244</sup>。在日本的这几个月时间里,赛珍珠推测说,自己“一定无忧无虑,无所事事。因为在日本深山的那几个月中发生的事,我现在只记住了一件”<sup>[1]244</sup>。为了对日本社会有更多的了解,“看看旅行中的日本人是什么样子”<sup>[1]247</sup>,于是,赛珍珠一家就乘坐火车旅行,而且“各种火车都坐过”<sup>[1]247</sup>,进而去了解日本。

其次,赛珍珠到过印度、斯里兰卡。赛珍珠曾说,“如果我真的要回到我自己的国家,我决心在回去之前,一定要去印度、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旅行,去亲眼看一看,那儿的人民总的感情是什么样子,以便自己对人类不同种族间的关系有一个概观”<sup>[1]322</sup>。赛珍珠在自传中写道,“印度以前曾一直是我生活背景的一部分,但我直到现在从未完整地见过它,从未亲眼见过它。但我小时候的印象、家庭医生和他讲的故事和传说早已织进了我的梦中,我一直喜欢读所有能找到的关于那个国家的书”<sup>[1]334</sup>。1934年在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前,赛珍珠来到了印度,“一九三四年我来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sup>[1]338</sup>。她看过锡克教的神庙,到过新德里。但她在这里,还主要是想接触两个群体的人员,“一是在城市生活的青年知识分子,二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sup>[1]338</sup>。在她的亚洲之行中,赛珍珠写到,她“在孟买上岸,然后又到了科伦坡”<sup>[1]323</sup>。

最后,赛珍珠到过印度支那、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亚洲诸多国家。赛珍珠在欧洲的旅行是在意大利结束的<sup>[1]322</sup>。此次旅行结束之后,赛珍珠从红海乘船回到中国的途中,又开启她的一次亚洲之旅。她说,印度支那包括三个国家,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赛珍珠去了柬埔寨,观看了那里的吴哥窟<sup>[1]332</sup>。她还到过暹罗(泰国)的首都曼谷<sup>[1]333</sup>。1934年,在中国即将遭到日本大规模入侵、自己的婚姻处于崩溃之时,

①见“赛珍珠生前世界大事记”(Significant World Events during Pearl Buck's Life),<http://www.pearlsbuck.org/document.doc?id=8>。也有说赛珍珠在此居住了将近一年,见<http://www.thefamouspeople.com/profiles/pearl-buck-3357.php>。

赛珍珠决定回国<sup>①</sup>，从此她再也没有返回过中国。赛珍珠说，“我决定在最后离开之前，要尽可能游历一些亚洲国家，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以便对这种历史关头各殖民地的境况有一个走马观花式的了解。所以，我先在中国游览了一些以往未涉足过的地方，然后去了印度支那和暹罗，接着又去了印度和印度尼西亚”<sup>[1]327-328</sup>。在赛珍珠看来，此次属于“亚洲西部之行”<sup>[1]331</sup>，但对她来说，“回忆流连、念念不忘”<sup>[1]331</sup>。她考察了印度尼西亚<sup>[1]341</sup>，还到过苏门答腊<sup>[1]342</sup>。而据赛珍珠的记述，她还应该到过爪哇，因为她在自传中写道，“许多年以后，我只在爪哇目睹过稻子种收的全过程”<sup>[1]123</sup>，“当我想起爪哇时，我眼前仿佛出现了皮肤黝黑、体格健美的男子肩扛稻捆”<sup>[1]123</sup>。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个人阅读中，尚未见到赛珍珠在《我的几个世界》中提到说自己到过朝鲜，但她确实在 20 世纪 60 年代，即《我的几个世界》出版的 10 年之后，到过南朝鲜即今天的韩国。因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赛珍珠《我的几个世界》中所记录的个人生平，该段历史截止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1954 年出版），因此，她后来到过亚洲的哪些国家，自然无法呈现，我也就不在这里详述。但因为后来专门写有以韩国为主题的小说，因此有必要在此指出：赛珍珠在 1964 年到过韩国，在那里建立了孤儿院，主要收养在韩战中出生的父亲为美国士兵母亲为韩国妇女的儿童<sup>②</sup>。为此，2000 年，韩国的富川市（Bucheon）建立了一座“赛珍珠纪念馆”（The Pearl S. Buck Memorial Hall），地点就设在当初赛珍珠建立的孤儿院的遗址上<sup>③</sup>。

即使后来回到了美国，赛珍珠也与亚洲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括与来自亚洲的人员之间的密切来往。比如，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家人，在美国与赛珍珠一家交往密切，“尼赫鲁在这儿读书那几个侄女总到我们家里来”<sup>[1]406</sup>。“日本女小说家真杉也是我们家的客人。我还接待过三岛、林语堂和他的全家，那些年里，他们来过数次。还有王莹和她的丈夫谢先生，以及现在已是日本一所著名中学的校长的松本和他的家人。”<sup>[1]407</sup>

由以上分析，结合其文学创作，我们或许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赛珍珠的“几个”世界之中，中国、

美国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而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亚洲世界，又是赛珍珠所极为看重的，其中日本、印度、朝鲜，则无疑应当位列其中。换句话说，如果结合赛珍珠的文学创作情况来看，赛珍珠的“几个世界”所指，应该至少是：中国、美国、日本、印度、朝鲜/韩国等。

### 三、赛珍珠写过哪些反映亚洲国家或者以此为题材的作品

写作亚洲，是赛珍珠在创作初期就有的想法。1933 年，赛珍珠的欧洲之旅在意大利结束了<sup>[1]322</sup>。正是在这次旅行结束，赛珍珠从红海乘船回到中国的途中，“在甲板上突然产生了要写一个系列小说的念头，每一部小说都要描述中国生活或者甚至是亚洲生活的某一个方面”<sup>[1]323</sup>。而那个时候，从时间上去推算，赛珍珠才是个刚刚出道的作家，只出版了她早期的成名作如《东风·西风》《大地》和《儿子们》等。

那么，赛珍珠写过哪些反映亚洲国家或者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呢？

在《我的几个世界中》，赛珍珠明确提到的与亚洲有关的作品有两部。一部是儿童读物《辉煌的一天》，她说，这“是为了纪念自己为日裔美国人说话而写作的一本小书”<sup>[1]253</sup>。另一部，赛珍珠说，“我离开印度几年之后，以印度为背景写了《走过来，我亲爱的》”<sup>[1]344</sup>。

《辉煌的一天》（*One Bright Day*, John Day Company, 1951）是一部不过 60 页的小书，最开始出版时也曾名为《快乐的一天》（*One Happy Day*）。这部儿童读物，讲述了一位美国母亲杰克逊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娜拉与珍妮在一个日本海港城市的快乐的一天。书中对日本有精妙的描写。正如书上的出版导语所说，该书能够让人们看到“日本的魅力和日本人的彬彬有礼，而这一切，对美国儿童来说，近年来可以说是闻所未闻”。

长篇小说《走过来，我亲爱的》（*Come, My Beloved: A Novel*, John Day Company, 1953）讲的是一位美国百万富翁带着一种精神使命在印度建立基督教神学院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 19 世纪 90 年代，主人公是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大卫·麦卡德（David MacArd），他们一家四代与印度结

①离开中国的具体时间，赛珍珠生平记载为 1934 年 5 月，见 <http://www.pearlsbuck.org/document.doc?id=8>。

②见 <http://gbtimes.com/life/pearl-s-bucks-love-korean-war-gi-babies>。

③见 <http://www.pearlsbuck.org/pearlbucklandmarks>。

下不解之缘。由于在孟买看到当地贫穷落后的状态,麦卡德决定在印度为当地的基督教神学人员建一座神学院,而他的这一举动和神学院的建立则深刻影响了他的子孙后代。虽然面对时代的变革,每一代人的选择都有各自鲜明的特征,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其一脉相承之处。第一代入虽然依旧身在纽约,但第二代大卫已经成为身在印度的传教士了,第三代人,泰德(Ted),则走得更远,选择一个遥远的乡村去生活。而泰德的女儿也在成长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应该说,这些选择都带有某种程度不可言喻的自我牺牲。《走过来,我亲爱的》无疑是一部家族史诗。

但实际上,在这两部著作之前的20世纪40年代,赛珍珠就出版过多部亚洲作品。

一部是短篇小说集《远与近:日本、中国与美国小说集》(*Far And Near: Stories Of Japan, China And America*, John Day Company, 1947)<sup>①</sup>,其中收录了赛珍珠的14篇短篇小说。《远与近》是对中国、日本与美国文化交汇的一次描述。所谓远,即指小说的背景有时在“远方”(即日本、中国),而有时则又近在眼前(比如美国的新泽西)。故事仍旧以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为题材。在该书出版之后,批评家 Hollis Alpert 认为,其中描写日本的一篇《敌人》(*The Enemy*)最精彩。它讲述了一位日本医生不愿救治美国水手的故事。其实,该书更多地还是让人看到了超越文化冲突的人性之美与和谐之美<sup>[2]</sup>。

一部是长篇小说《巨浪》(*Big Wave*, 1948),这同样是部日本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基诺(Kino)与家人住在一座大山旁边的农场,其朋友基亚(Jiya)则住在山脚下的渔村。故事围绕基亚因为家庭和村落遭到海啸袭击而被基诺家收养来展开,讲述了一个日本青少年如何在逃脱了灾难之后学会去直面人生的苦难。

到了20世纪60年代,赛珍珠继续进行亚洲文学的创作。期间,最知名的作品恐怕莫过于《活芦苇:一部朝鲜小说》(*Living Reed: A Novel of Korea*, 1963)了。这同样是一部一家四代的家族史诗,通过描述金姓一家人(Kim Family)数代反抗日本侵略朝鲜、维护民族传统与文化及其家庭生活,而简要回顾了朝鲜自19世纪后期到朝鲜战争的历史。作品中,金姓家人为荣誉而战的勇气

与坚韧,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与牺牲,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8年,赛珍珠出版了长篇小说《新年》(*The New Year: A Novel*)。这是一个朝鲜战争后遗症的故事。主人公为美国费城的一名政治家,有一天偶尔得知自己在朝鲜当兵时曾经留下一子,在震惊之余,他陷入了道德困境之中,如何向自己的妻子交代,又如何去承担身为父亲的责任。该部小说颇具现代意义,描述了一位成功的政治家与心地善良的普通人之间的心理冲突。小说也展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两代人的代沟。但总的来说,这部小说给人以希望,也让人感到和谐与温暖。

1970年,赛珍珠出版了长篇小说《曼陀罗》(*Mandala*)。该小说以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为背景,描写了赛珍珠一贯擅长的文化冲突主题,其中对男性与女性、传统与现代的思考以及残忍的战争带给亚洲人民的灾难,都有所呈现。

以上所列举的只是赛珍珠的部分主要作品,以长篇小说为主,难免有所遗漏。因为篇幅问题,赛珍珠反映亚洲的短篇小说、散文等作品在此未涉及。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赛珍珠一直为《亚洲》撰稿<sup>[1]423</sup>。这本杂志在创刊之初,目的就是“图文并茂地真实地向美国公众介绍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亚洲人民的生活,并以此愉悦美国公众,使他们对亚洲人民产生兴趣。我自己对这份杂志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因为我的一些早期作品都是在这上面发表的,我后来也经常为这份杂志撰稿”<sup>[1]423</sup>。

#### 四、赛珍珠是如何看待亚洲的

就《我的几个世界》而言,赛珍珠在亚洲世界的游历与亲身经历,虽然有些只是走马观花,但的确起到了加深她对亚洲各国了解的作用,也开拓了她的眼界与视野,使她能够从此跳出较为单一的中国视角,进而具有了真正的,也更为全面的世界观。在她的论述中,她总是既站在中国的角度看美国,也通过美国审视中国;既身居中国看亚洲,也通过亚洲反观中国;既强调对比亚洲各国文

<sup>①</sup>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70年代该书再版时,该书的副标题中,中国与日本的位置有所调整,成了 *Stories of China, Japan and America*。https://www.fantasticfiction.com/b/pearl-s-buck/far-and-near.htm。

化、传统、习俗的差异,也以亚洲视角去观察、分析、批评西方世界,这些都使得她的观点和思想亮点不断,总是能够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可以说,赛珍珠走出中国,在亚洲世界发现了更广阔的天地,主要加深了她对亚洲历史传统及其亚洲文化的深入了解与理解。

首先,正如赛珍珠对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文化有着积极的评价一样,她对亚洲各国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

赛珍珠曾经这样评述自己,在我身上,童心的天真和亚洲人的世故兼而有之<sup>[1]66</sup>。她将此归于“这是我整天与像中国人这样的天性最接近自然的人生活在一起的结果”<sup>[1]66</sup>。而且,在赛珍珠的世界中,有时候,中国与亚洲是一体的,有时候,中国就代表着亚洲,“中国人持久的凝聚力正是来自于代与代之间挚爱和尊敬。‘孝父敬母,长命百岁’,是亚洲人的箴言和圣训”<sup>[1]52</sup>。

从父亲那里,赛珍珠得到的一个认识是,“在亚洲,人类文明很早之前就在哲学思想和宗教教义方面登峰造极”<sup>[1]70</sup>。在对亚洲文化的理解上,赛珍珠认为,中国一向是文化的发源地,只有印度可以和它媲美,尽管印度与中国全然不同<sup>[1]120</sup>。她曾对比了中、日、美三国,认为虽然中日两国同属亚洲,但截然不同。她认为,日本人了解中国,而中国倒是与同为大陆国家的美国更相似<sup>[1]117</sup>。在谈到对“家”的理解时,她提到了印度,对比了美国、英国及那些到殖民地去的英国人、美国人对“家”的理解<sup>[1]65</sup>。赛珍珠还曾对中国和印度两国民族文化特征进行了对比<sup>[1]334-338</sup>。赛珍珠也曾谈到,她在亚洲所学到的行为准则,就是要在精神上以恶治恶<sup>[1]74</sup>。

在赛珍珠早年发表的《中国之美》中——她在《我的几个世界》中,全文转发了此文——对比了中日之美的相同点与不同点<sup>[1]184-185</sup>。她说,“日本给人的感觉是精致”<sup>[1]184</sup>。在赛珍珠的笔下,日本人“友善、礼貌、知趣也有趣”<sup>[1]248</sup>。在自传中,赛珍珠对日本的风土人情也有详细的描述<sup>[1]248</sup>,她说,“整个旅途中,我们没有碰上任何一件不顺心的事,日本那种适度的美给我留下了甜蜜的回忆”<sup>[1]248</sup>。

其次,赛珍珠对身处殖民时期的亚洲各国人们的遭遇深表同情,总是站在亚洲的立场,尖锐地抨击西方列强在亚洲各国的暴行。

在自传中,赛珍珠回忆道,“在印度支那,我看

到了殖民主义者在那里所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sup>[1]331</sup>。她还举过在印度所发生的类似的例子。她因看不惯一位白人少校打骂印度人而出面干预。事情的起因是在火车停下时,一群叫花子和小贩围住了车窗,那位白人少校“拿起生皮皮鞭,跑到站台上恶狠狠地抽打起这些衣不蔽体的印度人来。那是多么令人惊骇的场面啊”。在赛珍珠的干预下,那位少校住了手,但仍然将这些印度人称为“肮脏的畜生”。这话令赛珍珠义愤填膺。她说道:“总有一天,其他白人,男人、女人和儿童等无辜的人,将会因为你现在的所作所为而遭殃!”<sup>[1]74-75</sup>赛珍珠由此展开了对美国与亚洲关系的思考,对于她在写作之时——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局表达了深深的担忧,感慨在东西方世界当中,因为殖民统治、因为殖民者的暴行而造成彼此的隔膜与对立乃至战争,进而冤冤相报而没有一个尽头<sup>[1]75</sup>。

针对西方(包括美国在内)在亚洲的政策与行径,赛珍珠总体上是持批评甚至极为尖锐的批评态度的。虽然不乏为美国开脱,虽然也常常希望中国人将美国人与其他西方人区别对待,但总的来看,赛珍珠还是认为美国应该有一种原罪意识。她说,“白人在亚洲非常傲慢。我认为他们是残暴的罗马帝国以来最傲慢的”<sup>[1]114</sup>。这种意识,使赛珍珠一直有一种负疚感。她说,“我知道,我们这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人是不公平的,这成了终生压在我心头的重负”<sup>[1]127-128</sup>,“中国人热情友好,关心他人。所以,我渴望看到,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一切不平等的东西统统被铲除,所有的人都有自我发展的机会”<sup>[1]128</sup>。当然,这种负罪感的解脱,不是空泛的,只流于口头忏悔,而是对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认同。她说,“我所要摆脱的重负,指的是养尊处优的白人与起来造反的华人之间显而易见的不公平。就中国人收回(西方人先前所居住的)牯岭山居而论,他们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毕竟我们是中国大地上的客人,而不是统治者,甚至公民也不是”<sup>[1]128</sup>。

再次,赛珍珠的亚洲经历形成了她独特的亚洲视野,从此之后,她不仅具有中国立场,更具有了广博的亚洲视角,且常常把对时局的认识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待与评述,这就使其观点有着不同于同时代人的深刻洞见。

通读自传,人们很容易发现赛珍珠眼中不仅有亚洲,更多的还是从世界的角度去看待和考虑

问题。以日本侵华战争为例。她说,“我知道日本有野心,有扩展帝国和殖民统治的野心。这种野心由来已久”<sup>[1]116</sup>。到后来她回忆道,“回想过去我很感慨。如果在日军刚开始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时,英国与美国就联合起来阻止他的话,所有这一切原可以毫不费力地避免的。然而,即使发生在亚洲的这些侵略也只是先前那些侵略的后果,那时英国还没有想到他的庞大的殖民帝国会不可避免地迅速地土崩瓦解”<sup>[1]209-210</sup>。

当赛珍珠即将离开日本时,她说自己还是“有点哀伤”,因为她在日本找到了“庇护,找到了宁静和友谊”<sup>[1]250</sup>。她说,作为在“他们中间真正生活过的一段时间”的人,“我想用我的笔为日本人民树一座碑,一座普普通通的碑”,因为,这个民族“是我所知道的世上最优秀的民族,……大和民族在理解别人的悲苦时,感情是那么细腻,怜悯有度却又深刻无比,给人的安慰恰到好处”<sup>[1]251</sup>。正因为如此,赛珍珠对于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亚洲与世界所犯下的罪行感到困惑与不解。她说,“我怎么也无法想象日本人民会是我的敌人,或者我是他们的敌人”<sup>[1]251</sup>,“战争让人类遭受磨难,然而我们必须记住,那些发动战争的人,那些犯了弥天大罪制造暴行的人不是日本人民,而是那些欺骗了日本人民的人”<sup>[1]251</sup>①。

再以赛珍珠所思考的美国对待亚洲的政策与态度为例。对此,她是持悲观态度的。她说,“我们对亚洲人民,对他们的历史及其在战后世界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一无所知。……这次必须认真对待亚洲的问题。但我们既对亚洲人民的历史一无所知,又怎能应付未来的局势呢?由于我意识到亚洲对白人怀有深深的敌意,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愈来愈焦虑。美国人能避开那些历史的苦果吗?我逐步认识到,唯一的希望在于或许我国能够形成与旧的帝国和殖民主义甚至在思想上也截然不同的一个独立的民族,一个崭新的民族。……我们必须认真处理亚洲问题”<sup>[1]422</sup>。她再三重申:“我们必须认真处理亚洲问题”,这构成了赛珍珠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脉络。因为,在赛珍珠看来,“我带给祖国的其中一份礼物是我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和日本的理解。这些理解不仅是我通过在那里多年生活而获得的,也是通过我多年潜心

的研究、游历和观察所得到的”<sup>[1]423</sup>。

最后,赛珍珠总是站在亚洲的立场与视角,甚至是从亚洲悠久的历史文明与文化传统,去看待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并身体力行地开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活动。赛珍珠的亚洲视野已经深入骨髓,可以使她在任何时候发现西方世界中亚洲的缺失现象。比如,当她看到“西方学者为了展示人类文明的渊源编选的一套《百部名著》”时,她就发现“这其中没有亚洲的一部”<sup>[1]443</sup>。她认为应当有亚洲一席之地的理由非常充分,“实际上早在我们的文明兴起以前,伟大的亚洲文明就已高度发展,而且至今仍以复兴的活力存在着”<sup>[1]443</sup>。在赛珍珠看来,“亚洲是美国人最一无所知的地方”<sup>[1]427</sup>。为此,赛珍珠创办了东西方交流协会,其目的就是要给美国人“找来一些能为自己讲话的亚洲人,让他们来此向美国大众显示自己的真实面目,并亲自解释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明”<sup>[1]424</sup>。她希望通过这样的双向交流,使美国“可以从亚洲人那里得到亚洲的第一手资料,不带任何偏见,也无须任何说教”<sup>[1]424</sup>。

## 五、研究赛珍珠与亚洲关系的价值与意义

我以为,《我的几个世界》是一部中美文化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简史。在这里,赛珍珠详细对比了中美(东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小到生活习俗(西方喝牛奶,中国人不喝还讨厌<sup>[1]110-111</sup>)、个人爱好(中国人在一起可以讨论一切问题,特别是私人生活,比如询问什么时候结婚<sup>[1]118</sup>),大到爱情婚姻(中国人先结婚后恋爱<sup>[1]118</sup>)与国家政策的不同,等等。然而,在这些不同国度、不同文化间的穿梭与对比,并没有使人有破碎、杂乱与迷失之感,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些世界,最终汇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赛珍珠的世界”。正如赛珍珠所说,“我的不同的世界一次次相遇,直到几个世界融为一体”<sup>[1]410</sup>。

在我看来,研究赛珍珠与亚洲的关系,具有三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赛珍珠对亚洲各国历史、传统、文化的认识,对亚洲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解富有预见,迄

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赛珍珠这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认识与境界,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领导人的对日政策相一致。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对付美国的封锁,“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国决定针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基本原则,把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即所谓一分为二理论,战争责任在于军国主义者,而日本国民没有责任”。见 [http://phtv.ifeng.com/program/xlk-sj/detail\\_2012\\_02/28/12837190\\_0.shtml](http://phtv.ifeng.com/program/xlk-sj/detail_2012_02/28/12837190_0.shtml)。

今仍有启发意义,而她在文学创作中所呈现的亚洲以及亚洲人形象,也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辉。赛珍珠思想与文学的价值,值得学者去发现与挖掘。

其次,赛珍珠与亚洲的关系、赛珍珠反映亚洲的文学作品,是赛珍珠看待世界、再现人类生存状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赛珍珠与亚洲的关系,可以与研究赛珍珠与中国、赛珍珠与美国相辅相成并互为补充。不了解赛珍珠与亚洲的关系,不研究赛珍珠反映亚洲或者与亚洲有关的作品,很难全面而完整地认识赛珍珠。

最后,探寻赛珍珠与亚洲的关系、研究赛珍珠反映亚洲的文学作品,是将赛珍珠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一个新的切入点,也是一个新的维度。我认为,要想让中国的赛珍珠研究再上新台阶、走向新高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赛珍珠众多尚未被挖掘的文学与非文学类作品,特别是与亚洲国家关系密切的作品,进而更加全面地认识赛珍珠这位经典作家;另一方面,赛珍珠研究不应只局限于文学研究的范畴,还可以拓展到文化研究、社会学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等跨学科领域,进而在 21 世纪的今天,彰显赛珍珠研究的国际视野、当代意义与文化价值。

在我看来,对赛珍珠来说,亚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心灵寄居的场所。而这个亚洲,

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世界相连的。正如在《我的几个世界》接近尾声的时候,赛珍珠在回忆一件往事时提到,“那天晚上,亚洲又回到了我家中,我在几个前来参加时装表演的俊俏的姑娘身上又找到了我的亚洲世界”<sup>[1]459</sup>。

总之,在众多反映亚洲的文学作品中,赛珍珠的亚洲意识极其明显,她试图在亚洲与世界各国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的努力也清晰可见。而这些方面的内容,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赛珍珠研究所忽视了的。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下讨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时,研究赛珍珠的亚洲意识与国际化视野及其文学创作与社会实践,不仅具有当代意义,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参考文献:

- [1] 赛珍珠. 我的中国世界——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自传[M]. 尚营林, 张志强, 等,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
- [2] HOLLIS A, MARRIAGE G. *The Saturday Review* [M/OL]. [2016-06-10]. [http://www.unz.org/Pub/Saturday\\_Rev-1947dec06-00038a03](http://www.unz.org/Pub/Saturday_Rev-1947dec06-00038a03).

(责任编辑 潘亚莉)  
(英文摘要下转第 18 页)



## New Areas of Pearl S. Buck Studies—Review of the Symposium on Pearl S. Buck and Asia, 2016

Wang Kai<sup>1</sup>, Wang Fang<sup>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 China)

**Abstract:** On July 8th, 2016, the Symposium on Pearl S. Buck and Asia was held at Jiangsu University in Zhenjiang. On the conference, more than 40 scholars from home and abroad had a deep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Pearl S. Buck and Asia” and blazed a new trial for the study on Pearl S. Buck. As the initiator of the symposium, Professor Guo Yingjian from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ovided an inspiring insight for the future studies of Pearl S. Buck in China. In his opinion, China’s study on the Nobel Prize Laureate should embrace Asian perspective and world perspective in her works, which have been neglected before, into its framework.

**Keywords:** Pearl S. Buck and Asia; Asian perspective; world perspective

---

(上接第9页)

## Pearl S. Buck and Asia

Guo Yingj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Pearl S. Buck’s literary writings are mostly on China and Chinese themes, which the scholars of both China and US have been conducting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However, there are also many writings on Asia or Asian themes by Pearl S. Buck, including novels, short stories and essays, full of literary values and cultural or multi-cultural significance, have not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nd relevant issues between Pearl S. Buck and Asia, including: How many Asian countries did Mrs Buck visit and/or lived? What kind of literary works by her mainly dealing with Asia or Asian themes? How did she look at Asia and Asian countries? What is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Pearl S. Buck and Asia?

**Keywords:** Pearl S. Buck; Asia; China; Japan; India; Asia Consciousness